

戴高乐传

上册

布赖恩·克罗泽著

商务印书馆

戴 高 乐 传

上 册

布赖恩·克罗泽著

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
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
广西大学外语系
南开大学外文系

合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戴 高 乐 传

下 册

布赖恩·克罗泽著

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

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

广西大学外语系

南开大学外文系

合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Brian Crozier
DE GAULLE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73

内部发行

戴高乐传

(全二册)

布赖恩·克罗泽著

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
广西大学外语系
合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8 印张 684 千字

1978 年 11 月第 1 版 197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17·222 定价, 2.60 元

出版说明

两度担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已有多种传记。布赖恩·克罗泽所著的《戴高乐传》是比较全面的一种。它详细描述了戴高乐的一生事迹:军事学校的学生、青年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军事评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海外抗战运动的领导人、临时政府首脑、法兰西人民联盟主席、从1958年以后连任十一年的总统,一直写到他于1969年退职后从事回忆录写作的生活和逝世。

戴高乐活到八十岁(1890—1970)。他的经历,特别是后半生的经历,与法国近现代史紧密相连。在1946至1958年的十二年中,戴高乐虽然未任公职,但作者以时代为衬景,围绕他的生平详细地介绍了这个时期的法国国内重大事件和国际关系,以及戴高乐在这些方面的观点。因此本书涉及范围十分广阔,材料比较丰富,时间连续不断。

戴高乐在法国历史和国际舞台上的突出表现在于: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的民族独立。对于这两个方面,作者都着重作了介绍。他用整个第三卷叙述了戴高乐在“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有引号者系原书字句,下同)的危急关头,毅然逃奔英国、救亡图存的决心和斗争过程。作者在许多章节中谈到战后戴高乐对美国企图损害、侵犯法国利益时“寸步不让”;写到他力图团结西德、组成“一个能与美国均衡或抗衡的西欧组织的中心”;写到他在1964年一次谈话中指出美苏“两霸正力图瓜分世界”,并认为“对苏联可能进行的侵略应有所准备”。与此同时,传记也反映了戴高乐作为法国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另外一面:他对内压制人民,

11/21/2013

镇压工人、学生运动,对海外属地则是竭力维护法国的殖民利益,如反对印度支那人民的独立,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因此,这部传记对于研究法国近现代史及国际关系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作者克罗泽生于澳大利亚,后来长期留居英国,担任新闻记者,并著有一些国际评论方面的书籍和人物传记。他与戴高乐没有晤过面,但结识了许多与戴高乐共过事的人及其僚属,从他们那里得到第一手材料。他又参考或引用了许多有关戴高乐的专著或材料,以及戴高乐本人的回忆录等等。克罗泽不是法国人,但在法国留过学,因此他能直接用上法文的材料,评介人物时挥洒自如。

本书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作者过分夸大了戴高乐个人在法国民族解放斗争中及战后的作用,以个人性格、意志、命运、思想动机、偶然因素来解释一些事件,因此他不能用科学的历史观来正确评述法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进程,不能从近二三十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来分析戴高乐之所以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对抗两霸、反对美国控制、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威胁的历史现象。例如作者一会儿说,戴高乐之所以反美,是因为他未得参加雅尔塔会议、被排斥在决定世界格局的会议之外而耿耿于怀;一会又说,他“一贯反美,反得十分离奇古怪,他具有反英偏见,竟偏到就因为英国跟着美国跑”。凡此种种,我们都需要在阅读时注意分析、鉴别。

中译本系根据 1973 年英文本翻译的,正文、参考书目提要、索引全部译出,地图全部刊用。书中脚注除注明是译者所注外,均是作者注。

本书第一卷至第三卷第六章及参考书目提要由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第三卷第七章至第四卷第六章由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翻译;第四卷第七章至第六卷第四章由广西大学外语系翻译;第六卷第五章至第七卷第三章及索引由南开大学外文系翻译。

作者说明和致谢

对法国又爱又憎这句话已是老生常谈，但这种说法对我确实是适用的。我童年时在法国度过七年，其中六年是在蒙彼利埃的里赛上学。十二岁时，我的英语讲得很糟糕，带有很重的法国口音。现在英语和法语我都可以运用自如，在法国，人们会把我当成法国人，而我在讲英语时，偶尔还能用上几个法语的习惯用法。在我最称莫逆的人中有一些是法国人，在我深恶痛绝的人中也有些是法国人。这是我与本书的主人公唯一的共同之处。

我对戴高乐将军的态度，也许同样是爱憎参半。戴高乐在法国遭受意外的惨败之后，作出了继续战斗的决定，我与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列颠群岛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为之情绪激奋。总的来讲，我在整个大战期间一直是个“戴高乐派”。我无法容忍罗斯福对戴高乐的怀疑以及他偏向吉罗的愚蠢行为。我从不怀疑戴高乐最终会在阿尔及尔占上风，后来事实也确实如此。

尽管我对戴高乐深为敬佩，但对他的追随者却并无敬意，他们自以为是的态度实在使人恼火。我发现，近几年来自以为是一直是戴高乐派的一个特点，其中只有几个人比较好一点。戴派因为维护了法国的尊严而得意洋洋，他们在最初曾支持过贝当元帅的绝大多数法国人中间自以为高人一等，这种傲慢态度倒也情有可原；但他们在外国人面前也自以为优越，这一向使我难以容忍。

至于戴高乐本人，我撰写他的传记时的感受与写弗朗哥的传记时恰恰相反。在写弗朗哥时，我开始对他满怀敌意，后来却发现他的形象遭到了极大的歪曲，终至有了“三分仰慕之情”。在写戴

高乐时，尽管我对 1940 年 6 月的戴高乐始终怀有钦佩之感，然而，当我将他后半生所犯的过错一一列出时，不禁大失所望。

他的品格，他的意志和才干，他的博学和律己，他的记忆和勇气，这一切依然使人敬慕不已。但他给西方因而也是给法国造成的损害并没有由于他的去世而消失。我希望这本书将清楚地告诉读者，人们可以对戴高乐表示钦佩，同时又对他所做的和未能做到的许多事情感到遗憾。我对那些既是戴派又是我的朋友的法国人表示歉意，我只希望他们认识到我想做到客观公正所费的苦心。

虽然在本书完稿时，研究戴高乐生平的其他著作尚未问世，但记载他的经历的文件却很丰富。我的确有幸获得了一些全新的材料，其中包括文件和口头叙述的个人回忆。

许多很有地位的人向我提供了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尤其是有关戴高乐第二次执政期间法德、法英和法美关系的情况，但要求不要透露他们的姓名。我尊重他们的愿望，仅把有关材料列入“私人来源”或“私人消息”。我要强调指出，这些不愿透露姓名的材料提供者是几个国家的人士。

其他人没有要求我对他们的姓名保密，我在此向他们致谢。其中有：雅克·博梅尔先生，罗歇·弗雷先生，路易·若克斯先生，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先生，加斯东·帕莱夫斯基先生，让·圣特尼先生，雅克·苏斯戴尔先生和路易·瓦隆先生。我感谢爱德华·斯皮尔斯少将爵士，承蒙他允许我引用他在战时写的一份关于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报告。我对 A.D. 莱西夫人特表谢忱，承蒙她让我阅读了她已故的丈夫 A.D. 莱西司令记述他为当时的自由法国海军司令米塞利埃海军上将当联络官时有关情况的文件。我有选择地使用了这些重要文件，它们为弄清几次“米塞利埃事件”提供了新的线索。

我还要对我的研究助理朱迪思·米勒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他

的帮助，我是不可能按期脱稿的。此外还应该感谢多萝西·皮克尔斯夫人，她从头至尾看完了打字稿，并对全稿提出了详细的意见，这确实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她的学识和建议使我得益匪浅。当然，遗留下来的任何错误和见解不当之处应完全由我本人负责。伦敦图书馆和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如既往地给我以大力协助。法国外交部尽管对我十分客气，但不愿违反该部五十年来保守官方机密的惯例。法国官方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先生给了我热情而周到的帮助，承蒙他允许我参阅他保存的有关自由法国和抗战运动的材料，我十分感激。同样，我对支持戴高乐将军行动全国委员会和伊夫里法军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谢意。

我没有见过戴高乐将军。他曾答应在1969年5月接见我，他当时设想他会在4月间的公民投票中获胜并继续执政。但他失败下野了。在我们以后的书信往还中，他同意回答我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我可以把这些问题寄往科龙贝教堂村他的寓所。我不打算过于麻烦他，便把问题积累起来，数量相当不少，1970年11月初寄了出去，但他却在一个星期后与世长辞了。

从个人角度来看，我因未能见到戴高乐感到遗憾。但我想，我是打算象人们撰写克伦威尔和黎塞留的传记那样把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写的，如果我和他有个人交往，并受他人人格力量的感染，我的意图很可能会受到干扰。想到这里，我的遗憾心情也就轻了一些。

承蒙乔治·阿尔贝蒂尼先生给我寄来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最新材料，特别是介绍我结识了许多戴派要人。鲍里斯·苏瓦利纳先生寄来了已故的奥迪将军未发表的回忆录打字稿。对于他们的盛情，我也表示感谢。

在这部传记行将脱稿时，伦敦档案局才对外开放了英国官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文件，但即使我读过这些文件，我对

历史事件的见解也不会受到影响。

最后，我必须感谢美国新闻署前署长弗兰克·谢克斯皮尔先生和美国驻英大使馆的尤金·罗森菲尔德先生，感谢他们提供了与戴高乐有关的战时会议的美国国务院出版物。

布赖恩·克罗泽

1973 年

目 录

作者说明和致谢

第一卷 戴高乐之谜

第一章	戴高乐其人	(1)
第二章	历史的序幕	(11)

第二卷 史学家和思想家(1890—1939)

第一章	教会学校的学生(1890—1909)	(15)
第二章	年轻的军官(1909—1918)	(25)
第三章	史学家(1919—1924)	(36)
第四章	贝当的僚属(1924—1932)	(49)
第五章	未受重视的预言家(1932—1939)	(69)

第三卷 自由法国(1939—1945)

第一章	溃败(1939—1940)	(97)
第二章	挑战	(129)
第三章	自由法国	(142)
第四章	裂痕	(160)
第五章	戴高乐与盟国(一)	(174)
第六章	戴高乐与盟国(二)	(200)
第七章	罗斯福影响日增	(222)
第八章	火炬及其后	(237)
第九章	卡萨布兰卡	(251)

第十章	阿尔及尔·····	(270)
第十一章	抗战运动·····	(286)
第十二章	第四共和国的由来·····	(299)
第十三章	法国的苦难·····	(315)

第四卷 解放及解放以后(1944—1946)

第一章	权位之爭·····	(329)
第二章	戴高乐在巴黎的胜利·····	(356)
第三章	较量·····	(383)
第四章	外交上的失望·····	(398)
第五章	国际爭端·····	(421)
第六章	审判维希人物·····	(445)
第七章	病人大有起色·····	(453)
第八章	戴高乐下野·····	(465)

第五卷 第四共和国(1946—1958)

第一章	诞生与挑战·····	(479)
第二章	胜利与失败·····	(504)
第三章	在野期间·····	(530)
第四章	戴高乐东山再起·····	(545)

第六卷 第五共和国

第一章	戴高乐制服反对派(1958—1962)·····	(577)
第二章	大西洋理事会事件·····	(625)
第三章	欧洲与世界·····	(655)
第四章	压力增加·····	(684)
第五章	不满的根源·····	(709)

第六章	风暴及余殃.....	(741)
第七章	退场和逝世.....	(778)

第七卷 历史上的戴高乐

第一章	名人和名角.....	(796)
第二章	军人和作家.....	(801)
第三章	政客和政治家.....	(809)
参考书目提要.....		(827)
索引.....		(847)

地 图

法国的沦陷(1940).....	(127)
戴高乐和勒克莱尔(1940—1943).....	(149)
地中海东部地区及北非(1941—1942).....	(179)
法国的解放(1944).....	(377)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489)
戴高乐非洲之行——1958年9月28日全民表决.....	(585)

第一卷 戴高乐之谜

第一章 戴高乐其人

他具有令人敬畏的风采。那副已失去当年容光的军人脸庞上³刻有岁月的痕迹，充满着智慧、精明和怨艾的神情。相形之下，脸庞与下面那魁伟的梨形身躯未免显得不大协调。他的双眼每每盯着来访的客人，使对方发窘——要不是出于虚荣心的话，他本应戴上深度的眼镜。他的声音虽已苍老，但听来象是巴黎市郊政界要员的讲话、兵营广场上的号令和教授讲学的语调合在一起，倒也十分和谐。他的一切，从身材、智力到记忆力，都超群出众。当他在你面前或在电视屏幕上凝视着你，甚至当你读到他的文章时，夏尔·戴高乐会成为你心目中唯一崇拜的人物。

这位被神化了的人物，在法国历史上曾经两度闪现，他的巨大身影往往使那些次要人物黯然失色。他一直被称为“将军”，甚至在法兰西共和国最高行政机构里也是如此。不过，他的军事生涯虽称得上体面，却并不十分卓著。战争的变幻使他没有机缘获得军人的最高声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负了重伤，别人以为他已经阵亡而把他丢弃在战场上。结果，他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度过了大部分战争岁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屡建战功，晋升很快，但是只不过被授予将级军官中最低一级的军衔，为时也不长。法国沦陷后，他以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身分而不是作为军人打完了这场战争。他早期的军事生涯大部分是执行赋人的卫戍任务。那时，他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兼史学家，却已经崭露头角。以后的历

史事件证明，他还是一位预言家。

他是英雄，自然很受人奉承，也招来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千百万普通的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妇女来说，戴高乐永远是个英雄，因为他们对政客的丑恶表演早已厌倦，盼望有一位领袖挺身而出，正告外国人：法兰西的领土再也不容别人践踏了。对于那些“百分之百的”戴高乐派，即那些出于机会主义的或理想主义的动机、认为将军一言一行都正确无误的人来说，他也是个英雄。对于那些一度追随过他但后来由于各自的希望没有实现转而反对他的人来说，戴高乐在不同的时期里也曾是个英雄。

4 反对他的人，不管是一贯反对他的，还是后来转而反对他的，都把他看成魔鬼。前一类人当中，有不少维希政权的追随者和法国企业主全国理事会中的相当一批成员；后一类人当中，有许多“法属阿尔及利亚”主张的支持者。他的名字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强烈情感。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某些显而易见的方面，他的一生堪与佛朗哥将军相比。然而，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戴高乐统治下的法国却存在着深刻而重大的差别。佛朗哥是在一场血腥的内战后上台的，经过内战，他的政敌不是被流放就是被处决。法国幸免了一场内战，但是差一点就要打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抵抗派和通敌派清算旧账，这与内战十分近似。实际上，在法国也处决了一批人，并进行了一些人所共知的审判——其中对贝当和赖伐尔的审判名声尤为不好。但是，同胞之间自相残杀的规模与西班牙相比毕竟要小得多。除了几个通敌派和鼓吹“法属阿尔及利亚”主张的一些政客与军官外，戴高乐的政敌大部分依然留在法国。因此，法国国内反对戴高乐的势力始终比西班牙国内反对佛朗哥的势力要大。

尽管如此，戴高乐却一直拥有巨大的号召力。这种号召力在1945年和1958年简直压倒一切。他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不管人们

对爱国主义的理解有多大的差别，他都能够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激情，从而使他凌驾于各个集团之上。许多维希派人物集结在他的旗帜之下；他们支持戴高乐把法国人民团结起来，就是明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他们对家长式权威的酷爱。贝当曾代表过这种权威，现在，他们又想在这位年轻人身上重续旧爱。虽然君主派对他敬而远之，但他对依然残留保皇主义感情的共和派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无疑是一位未经加冕的君主。同时，人们又可以把他视为共和国的“卫士”和“救星”。虽然一部分军队造了他的反，但绝大部分仍然效忠于他。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对那些思古怀旧、希望波拿巴再现的人们具有魅力的原因。戴高乐身上有许多似乎自相矛盾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对一些人来讲，他象征着权威和正统，而对另一些人来讲，他又象征着荣耀和冒险。

另一个似乎自相矛盾之点是：一方面，戴高乐出身于下层贵族和中产阶级家族，又是一位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因而对心地善良的法国守旧派具有号召力；另一方面，他家庭贫寒，因而鄙视资产阶级以及法国企业主全国理事会的老板们，这就使他能与共产党争夺左派的选票。就这点而言，他也是一座“桥梁”，因为法兰西民族本身就既有保守性又有革命性：他们的保守性延宕了必要的改革，结果使革命的爆发势不可免。

在国外，人们普遍把他看作是一个独裁者。造成这种印象，是同他的国内政敌分不开的。但是，这种印象却并不贴切。因为，他自称是共和国法统的捍卫者，这就使他不能名正言顺地实行不折不扣的独裁。同时，法国具有自由的传统，极权主义传统比起西班牙和德意志这样一些国家来说要弱，这也是使他不能实行独裁的一个因素。但就其意向和禀性来说，他却是一个独裁者，凭着他那令人敬慕的性格和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来行使权威。他又是一位幻术大师，一位魔术师，善于在实际上一事无成的情况下使人们感

到成就甚大。这一切自然使他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演员，一位辩才非凡、风度幽雅的演说家。

早在1932年，戴高乐就在他最重要的一部短篇著作《剑刃》中，阐述了他对领袖人物(leadership)必备条件的精辟见解。(说句题外话，戴高乐在对领袖人物的品格进行这一极其深奥的、广征博引的研究时用的是法语，然而在法语里恰恰缺少领袖人物一词，这真是语言学上的一大讽刺。)这些条件，要是按照字面翻译成英文，虽然可以理解，却有一股奇怪的外国味：它令人感到信念甚至幻想的魅力；它意味着领袖人物的宏图大志，他鄙视权宜之计，不屑做芸芸众生之琐事；他庄严孤高，不图享乐。毫无疑义，年轻的戴高乐当时就意识到，或者说深切地感觉到，有朝一日他将扮演自己当年写到的这种角色。我们从切身的经验教训中知道，决定人类命运的伟人总有这样的习惯：早在历史到来以前就挥笔勾划出他想要创造的历史蓝图了。戴高乐年轻时的聪明才智就已引人瞩目，但有人认为他之所以一心想成为伟人是由于他极端狂妄自大。然而，他在选定的道路上锲而不舍。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度过了伦敦和阿尔及利亚的岁月，迎来了战斗法国的胜利，后来突然辞职，引退下野，回到科龙贝教堂村，最后又重新执政——在所有这些时期内，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他是凭借着军衔比他高的萨朗将军^①的支持而重新执政的(虽然他隐瞒了事实真相)，不过，萨朗期望他干的事情却是他无意去干的事情。

戴高乐于1958年第二次上台时，那些扶他上台的人很快就认识到他在《剑刃》一书中所阐述的一些更为极端的见解意味着什么。例如，他曾以极为轻蔑的口吻提到“统治集团中那些跑龙套的人物，说他们是吮吸一切却毫无回报的寄生虫，……文官只知自

^① 拉乌尔·萨朗(Raoul Salan, 1899—)，法国军官，驻阿尔及利亚法国政府总代表、总司令，因卷入阿尔及尔哗变被判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译者